

海南万宁“校长开房事件”的另一面——

快速生长的成人化青春

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6名涉事女生所在的后朗小学门口。

鉴定之谜

6名涉事女生之一的肖茹的父亲肖强告诉齐鲁晚报记者,5月13日进行法医鉴定时,妻子曾从一名法医口中得知,鉴定结果是处女膜破裂。但随后该法医遭到另一名法医的身体推搡,那名法医温语相告:“没事,处女膜完整。”

据肖强和符童的父亲符国强介绍,5月10日下午,6名女生接受第一次身体检查,当时出具的鉴定结果是部分女生处女膜破裂、下体不同程度损害等。之后,家长确认签字。

但13日下午在万宁市组织的新闻通气会上,万宁警方发布了对受害者进行的法医鉴定,称经鉴定,6位未成年人与嫌疑人陈某鹏、冯某松二人发生性关系。万宁宣传部14日凌晨发布消息称,由海南省公安厅法医专家和万宁市人民医院妇产科专家组成的法医鉴定组在13日晚上9点对4名涉事女生进行检查显示:处女膜完整。

“学生都没做第二次鉴定,新闻通气会怎么会通报未发生性关系呢?”肖强和符国强提出质疑,为何10日和13日出具的鉴定结果截然相反?

符国强告诉齐鲁晚报记者,针对他们的质疑,政府工作人员的答复是:“第一次进行鉴定的医生杨帅没有资格,第二次鉴定的医生具有资格,以第二次鉴定结果为准。”

对此,万宁市公安局政委叶青则表示,第一次是对6位女生进行的体外伤检测,“并未进行处女膜鉴定,按照妇联规定,我们无权对未成年女性进行处女膜鉴定。”

针对第二次鉴定,叶青表示:“这是家长主动找医院进行的鉴定,与警方无关。”

家长找医院进行的鉴定,却为何用作官方新闻发布会的内容?面对齐鲁晚报记者的询问,叶青解释这是“宣传部门安排,与警方无关”。而记者几天里一直试图联系负责第一次鉴定的医生杨帅,但杨帅均拒接。

5月15日,肖强等家长带着5名学生前往海口一家医院检测,被医院以未携带法医为由拒绝。

符国强决定,在外省进行法医鉴定,“已经不信任本省的机构了。”符国强告诉齐鲁晚报记者,政府多次派人找他们协商结果,“甚至提出赔偿等。”但他们需要政府给出一个圆满的答复。

符国强和肖强对界定的两名嫌疑人涉嫌猥亵罪表示不服,“应该是性侵。”

最无辜的小学生成了受害最大的。“万宁校长开房事件”几经发酵,舆论的视角,已经不在事件本身停留了。

涉事的十几岁少女本应该有着温暖、清晰的青春美好,她们的生活里却充斥着酒吧、KTV、“干爹”这样指向性明显的成人化生活概念,青春的日子里不由得多了几分残酷。然而,扭转这些小学女生成长轨迹的,既有家庭教育的缺失,更有社会环境与风气的影响。

向着光明未来缓慢旅行的青春,却在种种外力作用与刺激下,像是注射了激素,快速而野蛮生长。在被成人化的少年生活里,又如何能够谈论青春的话题?

成人化青春

“穿着高跟鞋,不伦不类的,竟然迷迷糊糊,连爸爸都不认得。”找到女儿肖茹时,这样的场景让肖强怀疑女儿遭到了性侵。这种状态还出现在其他五个女生的身上。“两个人躺在床上,神志有点不清醒。”一位家长介绍说。

5月8日,万宁市后朗小学6名女生集体失踪,经家长和警方多方努力,4名女生和另外两名女生分别在海口市一出租屋和万宁市一家酒店内找到。

肖茹告诉父亲肖强,李兰是从嫌疑人陈某鹏担任校长的万宁第二小学转到他们班的,而陈某鹏正是李兰的“干爹”。5月8日,李兰喊着肖茹等几名女生见自己的“干爹”,之后被陈某鹏带着去了海口。

李兰曾坦言自己与陈某鹏的相识,2011年下半年,李兰因逃课与陈某鹏相识。5月8日前,转校后的李兰只与陈某鹏见过一次面,时间是去年某个晚上,地点选在一处酒吧。两个人在酒吧里呆到晚上11时,各自回家。

而按照李兰的说法,肖茹是遭到父亲肖强的殴打与责骂后才有了离家出走的想法。

李兰回忆,陈某鹏主动开房“献殷勤”,她们才去的KTV。不愿唱歌跳舞的符童跟着吴欣欣喊来的另一名嫌疑人冯某松去了酒店。

十岁冒头的年纪,6名女生正在遭遇成人化青春的快速生长。开房前去KTV唱歌、喝酒并不是这些小学女生们第一次接触。据公开报道显示,几个人以前也曾出入过酒吧、KTV和茶社这类场所,对这种成人化的娱乐方式并不陌生。

在肖强和几位家长的反映中,李兰就是陈某鹏的干女儿。然而在齐鲁晚报记者的采访中,李兰父亲对李兰是陈某鹏干女儿的部分说法予以否认,“她不懂事,说的很多话都是不真实的。”

冯某松是吴欣欣的“干爹”则是事实,这被吴欣欣的妈妈许女士亲口承认。

许女士此前并不知晓女儿竟然在外面认了“干爹”,直到“开房事件”发生才清楚,女儿和冯某松这层关系已经持续了半年之久,且联系密切。

在向齐鲁晚报记者反映时,许女士表示女儿吴欣欣不太好管教,“经常会夜不归宿,也不给大人说一声,有点叛逆,成绩很差,管不了。”女儿有一部智能手机,说是自己攒钱买的。这一事件发生后,她承认是冯某松给她买的。

据此前媒体报道,许女士还透露,吴欣欣和冯某松“开房”并不是第一次了。去年11月份,女儿就带着另外两个女学生和冯某松一起开过房,但那两名女生并不在“开房事件”6名涉事女生名单里。

齐鲁晚报记者在警方提供的宾馆监控视频中,进入宾馆的四名女生穿着时髦且成人化。家长们说,这是陈某鹏给钱买的,叫她们买这些大人的衣服。

相似的家庭

各有各的难处

一周7天,符童从周一到周



5月18日凌晨,一名小学生(背包者)在娱乐会所门口与人聊天。

五都会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她与父母见面的时间很少。面对齐鲁晚报记者,父亲符国强对此感到惭愧,他坦言,作为父亲,自己对女儿关心不够,教育不够。

5月15日,齐鲁晚报记者见到的符国强,身体黑黑瘦瘦,戴着眼镜,看起来有些斯文。对于女儿生活里的很多事情,符国强甚至不清楚,有时他会说,“我要问问我妻子”,或者直接说,“我妻子也不知道”。

这个时候,符国强才意识到,自己与女儿交流少,对她的内心不十分了解。当天,符国强在几张纸条上写下省外医院进行医学鉴定等诉求,字体歪歪扭扭,划了又写,写了又划。

并不只是符国强有这样的感觉。肖茹的父亲肖强和妻子每天都要忙于小生意,晚上八九点睡觉,第二天凌晨一两点时,就已经起床忙于生计,每个月挣的钱,仅够家庭生活开支和孩子的学费。女儿肖茹早上六七点上课,晚自习回到家后已经是10点多。

两条不同的生活轨迹,使得肖强夫妻两人与女儿聊天交流的机会并不多。“哪怕她心里有想法,也不和我们交流。”

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的涉事女孩吴欣欣、李兰、黄莉的家长与符国强、肖强有着类似的经历。他们承认,每天忙于外出打工或者生意,无暇顾及到自己的孩子,与孩子无法及时沟通。

李兰一家十多年前从四川来到海南打工,李兰在家里的三个孩子中排行老小,和已经结婚的姐姐和哥哥年龄悬殊。父亲年纪不小了,仍在建筑工地干活,母亲没有工作。李兰的父亲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平时对女儿管得还算比较严,但交流少,自己不知道李兰与校长手机联系较多。”

李兰家所租住的房子是位于芒坡地区的几间平房。李兰父亲在跟齐鲁晚报记者交谈时吞吞吐吐的,很多意思无法表达清楚。

肖茹的同班同学胖胖说:“和她一起玩的那几个学生学习成绩较差。”根据胖胖的描述,这几个女同学一起玩得挺好的,但

都不愿意与其他人多接触,一年多,他和肖茹没说过几句话。

迷离的夜

尽管是一个县级市,但万宁的夜生活,比北方很多大城市还丰富,酒吧、KTV的数量比普通城市多许多,到处是咖啡厅等休闲场所。齐鲁晚报记者所住的酒店周围,方圆500米就有6处KTV和酒吧。出入者不乏身着校服的小学生。即使到了凌晨,马路上仍然能看到不少打扮入时的学生模样的人和来来往往的摩的。

“南方人相对慵懒一点,关系也比较随便。”一位外籍打工者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5月18日凌晨,齐鲁晚报记者在皇马娱乐会所门口看到,一名穿着小学生服装的学生在一处酒吧门口与刚刚从酒吧出来的人聊天,几个人看着年龄都不大。直到凌晨1点,这名学生才回家。在这家娱乐会所里,还有不少学生在喝酒跳舞。

在一家酒吧,一名24岁男子对此早已见怪不怪,“这个酒吧大多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因为这里价格便宜。当然也不缺少小学生,他们有时下课后来玩,有时逃课旷课。”他很乐于提起自己在酒吧里追女孩子的经历。

“海南这边相比北方,显得特别开放,娱乐场所特别多,也可能存在某种学生认干爹的风气。”一位安徽籍的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

后朗小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师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学校的性教育几乎没有,安全教育也较少,自从这一事件之后,学校明显加强了对学生的安全教育。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认为,很有必要对未成年人进行性教育和安全教育防范,在社会风气更加开放的地方尤其甚。

如今,6名学生每天躲在家中,家长们也避免她们与外界有接触。

肖强不打算让肖茹继续上学了,不想让她在学校被指指点点。“符童的情绪非常低落,见到电视里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就心里恐慌,甚至多次表达不想活的念头。”符国强对齐鲁晚报记者说,他不知道女儿的前途会怎样,能否婚嫁。

万宁教育局曾派出心理医生,试图对6名学生进行心理辅导,但遭到学生家长的拒绝,家长怕心理医生再次提起这件事,对孩子又是一次伤害。

“黑暗似乎笼罩了每个人,只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重演,因为阴影可能笼罩一个女孩一辈子。”符国强说。

(文中涉事女生与家长为化名)